

袁世凯^的 开场与收场

薛观澜 等◎著 蔡登山◎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8年·北京

【导读】一代枭雄袁世凯

蔡登山

说到袁世凯，称他是一代枭雄，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他一生充满传奇，在晚清末年声势煊赫，风云际会，扶摇直上，曾与张之洞同入军机。到溥仪继位后，醇亲王载灃为摄政王，载灃及隆裕后因戊戌政变旧怨都主张杀袁世凯，后以张之洞力请而罢，始命其以足疾之借口开缺回籍。袁世凯此次被黜，实乃其生平之最大挫折。到宣统三年，他东山再起，任内阁总理大臣，重揽大权。当时爱新觉罗之孤儿（溥仪）寡妇（隆裕），只有任其摆布了。到了民国成立，他一变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再变为只有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他就任民国总统后，内政外交，本有可为，但他不知民主政制为何物，又受其子袁克定之怂恿，因此有民国五年的称帝之荒谬举措，弄到后来护国讨袁，众叛亲离，及身而败，他也忧愤而死！

袁世凯（一八五九至一九一九年），字慰庭，号容庵主人，河南项城人。父亲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袁世凯自幼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为嗣子，袁保庆病故后，复随堂叔袁保恒至燕京念书。早年科举失意，乃弃文从军，投身淮军。一八八一年五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淮军名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次年，随吴长庆率师渡海援朝鲜，以援韩之役有功，奉旨以同知用。及至一八八四年春，中法战起，海疆多故，吴军奉命调防金州，而以袁世凯任留后，吴长庆为之请于直隶总督李鸿章，而有“总理庆军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之命。直至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始奉调回国。

甲午战败后，清廷认为淮军不足恃，欲改练新军。一八九五年十月袁世凯奉命于小站练兵，所用将校人员，一部分为淮军宿将，一部分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段芝贵等，当时都属副将，而徐世昌当时亦在幕中，赞襄营务，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大抵孕育于此时。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锐意变法，新党谭嗣同建议利用袁世凯，夺旧党直隶总督荣禄兵柄，袁世凯却告知荣禄，荣禄遂据以上呈，谓新党不利慈禧太后，太后大怒，引致戊戌政变，袁世凯以告密有功，升任山东巡抚。综观袁世凯在清朝时，其所以风云际会官运亨通者，始则由于吴长庆之提携，继则由于李鸿章之识拔，及翁同龢、李鸿藻之庇护，最后则得力于荣禄之汲引。

一九〇〇年庚子之乱，袁世凯加入东南自保。一九〇一年袁世凯于李鸿章死后接掌直隶总督。翌年，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时成为清廷唯一之机辅重臣。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询诸于他，以资取决。其声势之煊赫，事权之繁重，实驾各省督都之上，也因权势过重，又手握重兵，引起清廷皇族亲贵不安，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被迫以足疾开缺返回河南。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获清廷重新起用，九月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组阁后，暗示前方将领段祺瑞等通电主张共和。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颇感不悦。一月十五日孙中山与袁世凯协议，若清帝退位，即推其为临时大总统。因此，袁对清廷软硬兼施，造成溥仪下诏退位。二月十五日，南京参议院选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促其南下就职。袁世凯却借故北京兵变，三月十日于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

民国二年国会选举，宋教仁为实现政党政治，联合诸党同组国民党，选孙中山为理事长，由宋代理，准备以国会优势对抗袁世凯。三月二十日

宋教仁遭暗杀；七月十二日，爆发二次革命，讨袁军兴，但不久孙中山与黄兴分别败走日本、南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先利用军警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总统；当选后，又解散国会，废止民元《临时约法》，另订《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总统总揽治权，并改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总之，袁世凯不但是独裁元首，且是终身总统。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攻占青岛，夺取德国在华利益，更乘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为得到日本的外交支持，民国四年五月九日接受其中第一号至第四号。稍后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正式接受，且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元旦行登基大典。袁世凯谋帝制自为，引起举国反弹，蔡锷乃于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起兵反袁。袁世凯因军事失利，加以众叛亲离，先将登基之期押后，复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令撤销帝制，仍欲自居总统。但各省先后独立，袁世凯羞愤成疾，于六月六日尿毒并发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有关袁世凯的传记，坊间已出版不少。本书所搜集者乃有关袁世凯从小站练兵到后来当总统到称帝之间的种种过程，包括他与段祺瑞有其不可分之密切关系，至于袁段之间有无摩擦？有无裂痕？段氏如何事袁？袁又如何待段？其中种种隐秘，实非局外人所得而知。其中薛观澜为晚清名臣薛福成之文孙，又为袁世凯之东床快婿，与段氏为姻娅，故对当年政海内幕，知之独详，凡所记述者，无一而非彼时所身亲目击之珍贵事实。

孙中山为履行其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而以就职南京为条件，蔡元培、宋教仁等人甚至奉命北上迎袁，但袁世凯这个老狐狸仍然有其借口，而在北京就职。《中山先生让总统·袁世凯不肯南来》《袁世凯不敢南来就总统职忆述》两篇文章有详细的探讨。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名报人黄天石少时参与云南戎幕，历掌簿书，曾代表唐继尧报聘湘粤。值云南起义五十七周年纪念，特撰《云南起义的史实解剖》一文，公正平允，堪称传世之作。

◆◆ 袁世凯的开场与收场

另外林熙为香港著名掌故大家高伯雨，他从香港大学图书馆中找到美国萨培医生（Dr. William Sharpe）的自传，其中第八章有《为中国一个贵族动手术》（Operation on Chinese Royalty）一文，高伯雨因此译写了《袁克定治病记》。袁世凯怎样请到这个大夫，他怎样到洹上养寿园为“太子”袁克定脑部开刀治疗腿疾，可说是第一手资料。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寒云），自幼聪慧异常，六岁学识字，七岁读经史，十岁习文章。“读书博闻强记，十五岁作赋填词，已经斐然可观。”其诗文在当时被誉为“高超清旷，古艳不群”。除此之外，他很早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天赋，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间随父居津沽时，便从老一辈罗瘿公、吴保初、方地山等名士交游，与古器物、书画词翰结下不了缘。他为人风流旷达，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更被少数史家比作“近代曹子建”。《自命为“风月盟主”的袁寒云》一文有详尽的叙述。

本书搜集许多当事者的亲历亲闻之作，对于“拥袁”与“倒袁”的种种细节经过，多有不同已往的看法，此正可补正史之缺，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解读。

目 录

- 001 【导读】一代枭雄袁世凯
- 001 袁世凯与北洋三杰
- 013 中山先生让总统·袁世凯不肯南来
- 030 袁世凯不敢南来就总统职忆述
- 036 孙、黄、袁三巨头会见记详
- 052 民国元年 中山先生与袁世凯会谈记
- 059 宋教仁被刺秘闻
- 071 宋教仁被刺与孙黄失和
- 080 时势造英雄——黎元洪外史
- 089 袁世凯、黎元洪结合之史实
- 105 袁世凯、段祺瑞之间的微妙关系
- 119 袁世凯、段祺瑞、曹汝霖
- 134 杨度误认袁世凯为“真命天子”
- 148 六十年前的“洪宪皇帝”
- 163 民初倒袁历史人物：是非功过说陈宦

- 180 追忆陈宦参加倒袁运动的一幕
- 190 蔡松坡与云南起义的真相
——云南起义、再造共和六十年纪念
- 198 云南起义的史实解剖
- 215 唐继尧轶事
- 222 讨袁之役中的李宗黄
——纪念云南起义再造共和五十一周年而作
- 234 身历其境的讨袁之役
- 246 陆荣廷参加护国讨袁的经过
- 255 我所知道的袁大公子
- 269 因刊《辛丙秘苑》且谈袁克定
- 277 袁克定治病记
- 297 袁克定做了我的芳邻
- 309 袁大少爷谈袁世凯与戊戌政变
- 319 北京吉祥茶园初晤袁寒云记
- 322 自命为“风月盟主”的袁寒云

袁世凯与北洋三杰

薛观澜

张謇的公允之论

回忆昔年在上海写稿之时，写到袁项城（世凯）殷合肥（祺瑞）二人之事迹，最易受到读者欢迎，此因民国开国时期之人物，大众属望至殷。袁氏逝世之后，张南通（謇）曾叹息而言曰：“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华盛顿，而卒败于群小之手。”张氏此言，可谓公允之论。至于段合肥三造共和，三任阁揆，卒因醉心武力，实自取败亡之灾。按袁氏与革命党有深仇，故袁常为昔年革命党人攻击之目标，以往报籍所载，难信者居多，类皆深文罗织而言之。例如世人以为袁氏无中文根柢，又谓袁氏与张謇有师生之谊，皆离事实甚远。盖袁氏在吴武壮（长庆）幕府时，张謇与周家禄二人为袁氏改卷，事诚有之，未闻袁氏曾拜二人为师。张謇果为袁师，又焉能跻于以后“嵩山四友”之列！袁氏于光绪七年投入吴长庆幕，早已中了秀才，将赴乡试，故有倩张謇改卷之举。适于此时吴长庆奉命征韩，袁世凯被派为随营同知，与吴同赴高丽，以袁氏诗文底子，可中举人，但欲如徐世昌之考入翰苑则甚难矣。因袁书法似孙中山，不合清华之选也。

拟取韩王以自代

世人谈及袁世凯时，或误信冯国璋之言，冯曾云：“公府仆役某失手，

打碎古玩，恐得咎，倭称袁之帐中现一大虾蟆，而袁信之不疑。”据观澜所知，此实无稽谰言。惟有一事则系事实。袁氏在韩时，某日袁突走访张謇，放下帐子，向张耳语曰：“李王懦弱，不足扶持，筱帅（吴长庆）胆小，难图大事，吾拟取韩王以自代，请公主谋。”张氏聆罢是言，极力告诫，力主不能妄动，并面允不将此“密语”泄之第三者。此时袁氏在韩国兵权在握，其势力确已渗透韩国宫廷，然以一军中司马（同知尊称）而思染指他国帝王之位，可称骇人听闻之事。此因袁氏系中州河南人，魄力较大，帝王思想较为浓厚，若易吾辈太湖区域之江浙人，决无此种胆量矣。须知袁氏是十九世纪人物，对于古籍图讖之说，深信不疑，记得袁氏称帝之顷，曾有直隶省长朱家宝告密。谓江苏都督冯国璋曾以密电征询各省同意，实与西南陆荣廷暗通款曲，而欲假手护国军以倒袁也。袁氏掐指一算，自己五十八岁，不觉黯然伤神，凄然谓内史夏寿田曰：“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晚观天象，见巨星陨落，此属生平第二次，首次即李文忠（鸿章）逝世，这次要轮到我了。”总之，袁于洪宪之事，不无深自克责，以速其死，非天下可悲可愤之事耶！

山东投靠吴长庆

袁公生于咸丰九年，祖树三；叔祖甲三，甲三由侍郎升云贵总督，因征捻匪有功，谥端敏；袁公父保中，母程氏；嗣父保庆字笃臣，曾任江宁盐法道；叔父保恒字小午，庚戌翰林，官至刑部左侍郎，毓庆宫经筵讲官，谥文诚。袁公嫡室于氏，勤俭达理，合家无谗诟之声。袁公本人行四，其三兄世廉与五弟世显皆任道员，世显曾知无锡县。（按：袁甲三袁保恒皆居官清廉，获朝廷旌表，建坊城南——项城）同治十二年袁之嗣父保庆歿于江宁盐法道任所，袁公年仅十三，以袭荫生。乃由先祖叔耘公引袁至两江督署，谒见曾文正公（国藩），当时吴武壮公（长庆）驻节清江浦。因吴长庆与袁之嗣父保庆曾义结金兰，保庆歿后，由吴经纪其丧事，

且资送遣孤回籍。袁年十七已中秀才，名列前茅，翌年入泮（生员十分之一入府学，谓之入泮），睥睨一乡，惟袁重武轻文，好读兵法。当时国势陵替，青年皆喜“峨眉”“武当”之剑术，袁公家境非裕，当时仍能资助好友徐世昌入京应礼部试，其有用世之志，可想而知。至光绪七年，袁公年二十三岁时，为了自己前程，决心离乡图发展，乃率淮军旧部四十余人，径至山东登州投靠吴长庆。吴公好文学，幕中皆知名之士。袁既投奔而来，吴命袁公在庆军营中好好读书，但此非袁公之志也。

李鸿章遗折保荐

袁虽好勇，然在乡党有孝悌之称，吴长庆曾云：“慰亭（世凯字）敏捷而心细，本来五六天办好的事，他却于三日内能办妥。”翁文恭公（同龢）日记亦云：“袁慰亭来辞，谈兵事，吃点心而去，此人不滑，可任也。”日记又云：“光绪廿一年十月三日，我与恭王议定三事：（一）胡燏棻造芦汉铁路；（二）袁世凯练洋队；（三）荫昌办武备学堂。”（澜按：此时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此一议定，实为肇建中华民国之契机岂翁氏始料所及哉！翌年翁之日记又载：“直隶臬司袁慰亭来见，长谈兵事，此人究竟直爽可取，他说米价日贵，他在小站垫不起了。”后来，袁既赳赳大用，乃与盛宣怀合作，反对李合肥（鸿章）当时的联俄政策，袁盛二人，实皆为李之亲信。光绪廿七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薨于天津，遗折保袁氏继任，折内且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当时北洋宿将聂士成、马玉昆、董福祥等皆已溃不成军，仅袁氏一军尚保持完整，直督一席舍彼其谁？

勿以成败论英雄

袁氏在小站练兵之时，赔钱真的不少。直至任直隶总督之后，一身兼十八个大臣职务，而且连任六年，始积资二百余万元。此笔公款，袁于

卸任时，亦扫数留给后任杨士骧，俾获办理建设事宜，杨氏因而顿成巨富焉。袁既显达，大受当时清室一班亲贵之猜忌，袁处此环境，若无自卫之术，势必早归淘汰！故其结纳奕劻，诚有难言之隐。至其反对革命党，亦为当时潮流所趋。平心而论，袁对戊戌政变所以要报告荣禄，对庚子义和团之役，所以要联省自保，乃至辛亥逼清帝退位，癸丑又取缔革命，其所作所为，实皆属势所必至，智者岂能以成败论英雄而遂抹杀一切事实哉！近世人云亦云，对袁已无丝毫认识。作者以为袁之真正弱点，在处新时代而无新知识，智力有余而认识不足。当年既得汪兆铭（精卫）为助手，即应与孙中山开诚合作，孙袁若能合作，全国必能长久统一，孙袁不能合作，国人遂遭厄运到如今。夫袁足迹不出总统府，高高在上，既与民众隔阂，又与僚属脱节，故为群小所包围。突然变更国体，卒致自毙以谢国人，不亦大可哀乎！

击败过日韩联军

回忆袁昔年从朝鲜被调归国，并不得志，但何以袁竟获派往小站建立新军？据观澜所知，其原因如次：（一）袁乃淮军领袖袁甲三之侄孙，吴长庆之庆军即属淮军支系，淮军曾以屯田之法驻小站二十年之久。（二）李鸿章亦淮军领袖，自始即赏识袁氏，袁在小站练兵之前任胡燏棻，为泗州进士，甲午年胡氏佐李鸿章治糶台，胡在小站先练了“定武军”十营，亦系由于李鸿章所推荐。（三）袁之叔父保恒，尝为同治帝师，与李鸿藻、翁同龢共事，故翁李二人在枢廷亦力保袁氏。（四）袁著有《兵书》一部，阐述德国训练法，枢廷大臣读此著作后，咸以袁为知兵。（五）最重要者，是袁驻朝鲜时，曾有事实表现，光绪八年朝鲜发生政变，吴长庆诱执朝鲜大院君，送保定。光绪十年中法战起，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乘时在韩策动政变，率日韩联军进宫，矫诏杀大臣，宣布独立，是为甲申之乱。当时袁乃率所练韩兵两营及庆军两营进攻王宫，与所谓日韩联军血战竟日。

竹添进一郎自知不敌，逃往仁川，日本大失败，向中国表示无挑衅意，终清之世，中国军队能胜日本者，只此一仗。故袁为当时清廷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所垂青。当袁驱走日韩联军、得胜回营、过税关时，见一文员持手枪，把守闸口，袁即下马互通姓名，知为中山唐绍仪，袁问：“持枪何为？”唐答：“防日军。”袁大喜，引为同志。即此一问一答，注定唐为未来内阁总理。

小站练兵的开始

光绪十年，吴长庆由韩被调回国，直隶总督李鸿章派袁接统在韩庆军。翌年中日双方议定撤兵，袁以商务委员名义留韩，日人恨袁次骨。直至光绪廿年，中日战争，袁始由韩回国，即以浙江温处道派往小站练兵，足见当时清廷并不重视小站练兵之举，餽糈亦不充分，惟袁办事认真，立将“定武军”四千人扩充至七千，改名“新建陆军”，组成督练处，以徐世昌任参谋，唐绍仪、田文烈任文案（田文烈曾随袁氏到韩任军事文案，后任河南省长）。袁氏当时且规定高级将领之任用，必经考试选拔，表示用人惟贤，此实良法。冯国璋、段祺瑞等辈，皆藉此砥砺成器。惟袁以文人为幕僚长，急需军事人才，爰请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保荐数人。荫昌字午楼，尝与德皇威廉第二同学，娶德妇，与袁为亲家，在北洋军阀中，除袁之外，资格无出其右者，高级将领什九是其门生。荫昌身材矮小，军装笔挺，蓄“威廉”须，眇一目，代以玻璃眼，人极温良，喜与予等讲笑话，稍有旗人举动轻佻之习，故入民国，始终沦为公府侍从武官长。

北洋四杰剩三杰

荫昌当时所保荐之四人，第一名是冯国璋，第二名段祺瑞，第三名

◆◆ 袁世凯的开场与收场

梁华殿，第四名王士珍，皆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袁氏召见四人时，见皆眉清目秀，英姿飒爽，冯居首名，又是秀才，军中秀才难得，袁自特别赏识。惟袁心中最喜段祺瑞，因段是安徽人，朴实无华，袁以为可靠，且段曾赴德国学习军事，袁更视为奇货，故袁立即委派商德全与段祺瑞两人为考官，命其甄拔中下级军官。无何，梁华殿在一次夜操中失足溺死，此子若不早歿，必能爬到国务总理之地位，殊可惜也！袁既急于建军，乃委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坐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等于团长）。王士珍为工程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三人实皆速成人才，足见当时才难之一斑。袁对三人职位，始终保持平衡，细加分析，此时冯之地位较高，机会亦占优先，关于领兵之道，冯似胜过王段，惟冯过于圆滑与袁个性不合，故其优势逐渐消失，先为王士珍所追上，后为段祺瑞所压倒，冯氏为此老大不平。袁又加意提拔北洋军中之老兵，新建陆军中所谓“小站旧人”，有张怀芝、孟恩远、段芝贵、王怀庆、雷振春、陆建章、曹锟、田中玉、陈光远、卢永祥等。至于受袁节制者，有姜桂题、张勋、倪嗣冲各军。一日，兵部侍郎于式枚被派到小站视察。于氏谙相术，归语同僚曰：“小站官佐，吾相其面，非将即相，起码督抚，其中容有高于将相者（袁冯段曹皆为元首）是可异也！”清室亲贵闻此，乃大起恐慌，遂定制袁之策。

考协统暗通关节

不久，袁以道员升任直隶按察使，所率军队皆受直隶总督荣禄节制，是故戊戌政变，仓促之间，袁氏不能接纳维新派之意旨。夫袁早入强学会，内心赞成维新，然斥维新派之措施为幼稚。庚子年袁升山东巡抚，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等划界自保，义和团不能入鲁境一步。袁并命北洋巡防军统领副将张勋北上勤王，又将山东省旧军改编为新军二十营，派冯国璋主持山东全省操练事宜。当济南秋操，

德皇所派青岛总督特来参观，既见兵操皆采德国式，大加赞赏，并誉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为三杰，此乃“北洋三杰”之称所由来也。光绪廿八年袁迁直隶总督，以北洋大臣兼练兵大臣，在保定设督练公所，委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为教练处总办，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从此以后，始有北洋军之名称。是亦为袁氏扩军时期，所以协统一职，为冯段王三杰所必争，但此时王士珍已捷足先登矣，王且兼任全省操防之要职。翌年又成立一协，此次考中协统者为冯国璋，段祺瑞大懊丧。不久又要成立一协，袁怕段祺瑞考不中，暗中私通关节，竟将试题示段。段大感激，一生常提此事。

王士珍淡于功名

兹将袁与北洋三杰之关系，并胪于次，以见端倪：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曩者北洋宿将聂士成向朝阳镇总兵杨瑞卿（杨度之父）调用军事人才，杨荐守备王士珍，士珍辞谢，乃以聘卿顶替，实为假王士珍。聂送聘卿至北洋武备学堂，三年毕业，随聂驻芦台，那位真王士珍后在湘潭杨家当烧饭司务，噫嘻！命运之说，可不信乎。按北洋三杰之中，聘卿品学最优，得袁信任，虽学工程，每试辄冠其侪，用能脱颖而出，较冯段先任协统，先任统制。依其多才多学，无是无非，上峰信任之专，各方人缘之佳，王士珍应为袁之承继人。但王胆小，尤畏段祺瑞如虎，又好黄老之学，淡于功名利禄，故虽数任总理，勋业不逮冯段之彪炳。然王始终受人尊敬，袁段之间，冯段之间，胥赖其缓冲。伊任统率办事处坐办，权倾一切。在公府签押房，袁坐中央，右为坐办王士珍，左为榜眼夏寿田，发号施令，实假王夏二人之手。其时王士珍之权力，实超陆军总长段祺瑞之上。

冯国璋工于心计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中秀才后，入北洋武备学堂步兵班，曾供职聂士成武卫军，再进武备学堂，从荫昌习战术，毕业时考得冠军。冯最热心名利，且好货，善于交际，笑语不休，故非袁所绝对信任。但冯是秀才，又学步兵，每届考试，常能压倒段祺瑞，故其职位常优于段。清末荫昌为陆军大臣时，冯任军咨使，地位崇高。按北洋三杰有王龙段虎冯狗之称，喻冯为狗，其实大谬不然。又按军中秀才难得，昔日曹锟重视吴佩孚，张作霖肯让冯德麟，即因吴冯俱属秀才出身。至于冯玉祥之参谋长邱斌曾以举人入陆军大学，北洋军中殆无第二份。辛亥冯国璋率第一军，攻下汉阳，晋封男爵，且表示与袁政见不同，力主大张挞伐。袁最不喜其部下“功高震主”，即从汉口调回冯国璋，命其接统禁卫军，以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所以后此段祺瑞率将领四十七人逼清退位之电，冯亦不得预名。从此以后，段之势力压倒冯国璋，冯乃外放直隶都督。嗣又调任江苏都督。然冯机警非常，京中禁卫军死不放手，在外则为长江三督之领袖，有举足轻重之势。故民国后，冯氏得以副总统代黎元洪而为大总统，从此与段明争暗斗，北洋军分为直皖两系，兵连祸结，是诚北京政府失败之征兆也。（澜按：北洋三杰有一共通之点，即皆矢志忠于清室，冯国璋其尤显著者也，其事不关本文，恕不琐赘。当项城尚未称帝时，小站旧人早即恢复跪拜礼，段祺瑞独不愿，冯曾劝说：“芝泉别任性，皇帝与终身总统何别？跪礼与鞠躬何异？”二人至公府拜年，冯先跪，段依样，袁侧身不敢当。见袁克定时，亦行大礼，克定跛一足，行动不便，仅以右手一挥，段忿其架子十足，出谓冯曰：“我们还要做下一辈的狗么！”此后冯反帝制，有甚于段，冯之勾结陆荣廷，实乃帝制失败之症结。克定谈及此事，犹瞠瞠然曰：“我若不折其骄气，将来更难驾驭。”盖冯工于心计，步步高升是其唯一志愿也。）

段祺瑞刚愎自用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炮兵，毕业后曾奉派到德研究军事，王士珍是工兵出身，吴佩孚是学测量出身，段皆轻视之。段之为人，恂恂儒雅，貌似学究，意志坚定，不善逢迎，居常拙于辞令，讷讷不能出诸口，惟其个性太强，流于刚愎自用。段在小站，得袁之袒护，未为王冯所掩。入民国后，段氏久任陆军总长，兼公府军事处长，三分之局一变而为大权独揽。段用徐树铮为助手，因锋芒毕露，竟使袁生猜疑之心，特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王士珍为坐办，段大权被削，遂称病，以徐树铮代拆代行。袁克定素忌树铮，不啻芒背，乃怂恿其父另建立模范团，一切以小站为蓝本。段更不安于位，当时京中谣传袁段即将决裂，段故通电辟谣云：“二十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祺瑞以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炮队统带，升任统制，以大总统知瑞之深，信瑞之坚，遇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日，分虽部下，情逾骨肉，祺瑞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云云。

大姐夫最没良心

段氏所谓“分虽部下，情逾骨肉”，确系实情，并非虚语。盖段继室张氏夫人系袁义女，张氏夫人之父与袁家为表亲，曾随袁甲三征捻，殉难而死。故项城抚其孤女，视同己出，吾辈呼为大姐，大姐归段之后，袁以婚礼待段，且以争子视段，故段供职期间，挨骂最多。袁对王冯，较为客气。段继徐世昌为国务卿，请袁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瞪眼曰：“你能天天到部看公事么？”直至最后，项城对段仍能控制得住。段任参战督办时，观澜每星期到北京府学胡同与段对弈二三局，“段大姐”每次见面，必定手指老段对我夫妇说：“最没有良心的是你大姐夫。宣统元年，

爸爸（指项城）告老还乡，自知不会再起，他老人家知道我们穷，就将这所三十三万元新买的房子送给我们，还私底下给我三千块钱，怕我不够开销。”言时泪下两行。段畏夫人如虎，不敢分辩，只说“没有没有。”大姐则唠叨不休，我反不好意思。我说：“大姐夫所办爸爸饰终典礼，再隆重没有了，大姐夫是有良心的。”

周道如嫁冯国璋

段夫人说：“得啦！人都死了，这算什么！”（澜按：袁以府学胡同巨宅赠段，为其穷且懒，别无用意。）段怕上衙门，惟巨宅后院可与陆军部打通，袁常告诫小辈说：“你们太奢侈，段家大姊的卧室只以布幔隔开。”此亦实言，段任太上总理时，室中仍悬粗布白幔，此乃安徽人俭朴风尚，有足劭者。段受夫人影响极大，故袁逝后，段竭力主张尊袁，他说：“反对帝制是个人主张不同，反袁乃忘恩负义之小人。”又云：“袁总统在小站向我先通关节，使我考取协统，此与曾文正受知于倭文端事，完全相同。”（澜按：曾公晋京升见，其师倭仁仅赠一语：“你在某殿待召时，要把一切联语记熟。”文宗果提楹联，曾公大称旨，文宗赞他遇事留心。）执笔至此，想起民国二年，冯国璋请师景云夫人作伐，聘袁之家庭女教师周道如为继室，周年四句，提出亲迎条件。袁派三姨太（寒云生母）送亲南下，三姨太到南京，冯待以大总统礼，鸣炮廿一响，省长韩国钧代大总统为证婚人，此亦冯段暗争之一幕也。民十九袁云台（克定）抵吾乡无锡小住对任何人绝口不谈政治。我当时曾对云台大兄说：“你骂徐东海是活曹操，此话不合逻辑，东海始终无负于你家。”云台莞尔而笑曰：“‘老滑头’耳。”我说：“这是旗人使得他们一辈不得不滑头。”我又对云台大兄说，“你们昆仲都恨老段，这也是不对的，段坐人力车过南海，你们几个小兄弟掷以雪球，还当面骂他歪鼻子，真是叫人难堪，其实与你家作对的，只有冯华甫。”云台说：“也不尽然，要怪自家不好。”噫！悔之晚矣。